

外国电影剧本丛刊 20

中国电影出版社

我二十岁
七月的雨



外国电影剧本丛刊 20

我 二 十 岁
七 月 的 雨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1 9 8 2 北 京

890753

Г.Шпаликов М.Хуциев
МНЕ ДВАДЦАТЬ ЛЕТ

А.Гребнев М.Хуциев
ИЮЛЬСКИЙ ДОЖДЬ

内 容 说 明

本集所收的两个苏联电影剧本《我二十岁》和《七月的雨》，都是六十年代由苏联电影导演М·胡齐耶夫拍成影片的。胡齐耶夫被认为是“生活流”一派的代表人物。这两部影片都没有明显的故事情节，而是通过对当代苏联青年平凡的日常生活的如实描写反映了他们的思想感情，揭示了他们对生活意义的探求，表现了他们对苏联现实中不良风气的愤懑。这两部影片由于以批判的态度描写了苏联的现实，也由于采用了类似纪录电影的表现手法，在苏联国内和国际上曾引起强烈的反响。

外国电影剧本丛刊（20）

我二十岁 七月的雨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8 $\frac{1}{2}$ 插页：4 字数：135,000

1982年12月 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4,300册

统一书号：10061·403 定价：0.70 元

930202

目 次

我二十岁……………〔苏〕Г. 施帕利科夫 著 (1)
M. 胡齐耶夫
杨 秀 实 译

七月的雨……………〔苏〕A. 格列布涅夫 著 (161)
M. 胡齐耶夫
夏 志 道 译

我 二 十 岁

〔苏〕 Г.施帕利科夫 著
M.胡齐耶夫

杨 秀 实 译

城市里一片寂静。夜。

空荡荡的小街上缓缓地走着三个人。

他们停住脚步。放下步枪，枪托碰到路面的圆石上发出响声。他们点着烟吸起来。

他们的脸安详而洁净。三个年轻人，三个革命战士。

他们站在那里向黑暗中细心地观看和倾听。然后，又背起步枪，继续巡逻。

他们越走越远，沿着不宽的小街径直向上走去。他们的脚步声渐渐远去，越来越低沉了。

城市里一片静谧。天色微明。

街上依然空无一人，但是这情景持续没有多久。由远处走来三个人，背着旅行袋的三个小伙子。不，小伙子只有两个，中间的那个，是个姑娘。可是，她穿着同样的裤子，同样笨重的、走远路的皮鞋。

三个人穿过广场，默默地停在一个门口。姑娘把手伸出来向两个小伙子告别。出现了一阵沉默，这沉默的一贯含义是，两个小伙子中间一个应该走开，一个再呆一会儿。

我们不在这个门口逗留。我们和一群突然从一条小巷涌出的吵吵闹闹的青年人继续前进。他们兴高彩烈，穿着节日的盛装，大概是刚刚参加过什么人的生日或是婚礼回来。

这群年轻人的出现把一对恋人从坐热了的台阶上惊动起来。不过也许是初秋黎明的寒冷使他们站起来的吧？他们沿着莫斯科清晨的、没有行人的、静悄悄的街道走着，走过一个贴广告的女人，走过一辆停在面包店旁边的汽车。人们正从车上卸下一箱箱刚出炉的热面包。

街上已经开始出现早出的行人。迎面来了一个年轻的士兵，手里提着一只手提箱。同这一对恋人对看了一下，接着便各自走开。

现在我们跟着这个士兵走去。

他走得很急，匆忙的脚步在街道的寂静中荡起了低沉的回声。在他那因风吹日晒而变得黝黑和粗糙的脸上，看得出一种久别归来的欢乐。他那一双发白的眉毛下面的乌黑的眼睛，正匆匆巡视着周围的一切变化。

士兵拐了一个弯停下来。他喘了喘气，高高地仰起了头。

一幢高大的楼房正在沉睡，通过敞开的窗子仿佛能够听到住在里面的人的均匀的鼻息。

大门弹簧发出了熟悉的吱扭声。鞋后跟在从小跑熟了

的楼梯上发出一阵响声。从口袋里掏出钥匙，咔嚓一声打开了挂着蓝色报箱的房门。

士兵把手提箱放在地板上，慢慢地环顾四周。房间里整齐、安静。家里没有人。不知道今天他会回来。

一切都和原来熟悉的样子一样。床上整齐地铺着白单子，对面还是那个被坐得凹下去的旧沙发，紧靠墙角还是那个小桌子，上面装着一台老虎钳。

大挂钟的钟摆滴答滴答地摆动着，使屋子里更加显得静谧。

柜橱上方挂着一张大照片，上面是一个身穿军装的年轻人，他面容安详地凝视着前方。

士兵走近照片站住。他简直象是在照镜子，因为他们俩长得一模一样。只是照片上的那个眼神稍显严肃，军装上佩戴的不是肩章，而是领章。

晨风吹动了一扇窗子，一束阳光从照片上掠过，就好象照片上的那个士兵向走进来的那个士兵亲切地微微一笑。

走进来的这个士兵深深地出了一口气，疲倦地倒在沙发上，慢慢解开军装上衣，从脚上脱下靴子，咚咚地抛在地板上。

窗外的太阳越升越高，房间里越来越亮起来。

与此同时，各种声音渐渐响了起来。

忽然在很近的地方可以听到一把钥匙在锁孔里转动了一下，锁咔嚓地开了，门吱扭地响了一声。

一个女人走进走廊，她大约四十五岁的样子，端正的、还不显老的脸上有一双聪明的眼睛。她习惯地随手把一个不大的手提包放到小柜上。解开大衣，露出了医生穿的白罩衫。突然她直起身，呆住了……

从住室里传出均匀的、健康的、年轻人的鼾声。

她象受了惊似的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站在门口。

在沙发上躺着她的儿子，穿着背心和裤衩，伸开两只胳膊，睡着了。

他睁开眼，感觉到她在旁边。

“妈……”他微笑了，完全象一个孩子。

“回来……探家来了？”她轻轻地、几乎不出声地问。

他摇摇头，唇边上露出了微笑。

“复员了。”

这时候她才明白了这突然降临的喜事。她从门边猛冲过去，双手搂住儿子，整个脸紧偎着他。

“谢廖什卡……”

儿子迎着她站起来，小心地扶住她，轻轻地抚摩着她的头发。

“瞧，哭起来了，”他竭力掩饰着自己的激动，一本正经地说，同时用手掌抹去她脸上的眼泪。

然后，儿子穿好衣服。母亲从衣柜里取出在里面挂了三年的一套衣服，谢尔盖高高兴兴地穿起这套入伍前的衣服。费了很大劲才把裤腰系上，肩膀好不容易才撑进上衣。

谢尔盖照了照镜子，大感失望。

“是呀……妈，这我可有点没料到。”

裤子明显地太短了，胳膊也露在袖子外面一大截。

“没关系……没关系……”母亲时而失望地咬咬嘴唇：真糟糕，衣服不合适了；时而又现出幸福的微笑：儿子真长了不少……“没关系，先凑合穿两天，回头……”

“没关系！”儿子又照了一下镜子，突然坚决而郑重地说。“暂且就当是时兴这种样子吧。对吗，妈？”

他快活地笑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从院子里突然传来很响的音乐和一个嘹亮的女声唱的流行歌曲。

谢尔盖把身子探出窗外，仰起头。

在斜对面比这边高三层的楼上，一个窗口放着一台带电唱的大收音机，开到了最大音量。紧挨着的阳台上，收音机的主人——一个穿着蓝运动裤和白背心的高个儿漂亮小伙子——正在心满意足地伸着懒腰。

“柯尔卡！弗金！”谢尔盖兴奋地喊叫起来，同时拼命地挥动着双手。

小伙子看见了谢尔盖，稍稍一愣，立即也拼命地挥起手来。于是就在收音机的极响的音乐声中，两人高兴地说

起话来。谁也没想到应该关掉它，他们俩不得不大声叫喊，可还是什么也听不见。

最后弗金对谢尔盖指了指下面的院子。用手指头比划了一番：意思是说，你到楼下去，我马上就下去……

谢尔盖从窗子旁边奔向门口。

母亲目送着他，一边收拾着桌子。

两个伙伴沿着各自的楼梯跑着，一步跳下好几级台阶，手几乎沾不着栏杆，只在拐弯的地方扶一下，然后两个人差不多同时从黑洞洞的楼门口里跑到洒满阳光的星期日的院子里。

但是，当他们来到能被整个院子的人们看到的地方时，他们立即装出了规规矩矩的样子，不慌不忙地彼此走近，互相问好。可是终于忍不住，互相用劲地拍打着肩膀……

现在我们稍稍从侧面观看他们，从坐在大门口旁的长凳上的女人们的角度，或者从在儿童游戏场的蘑菇亭下面玩“抓羊”的那些稳重的男人们的角度。

两个朋友刚一转过墙角就仿佛来到了热闹的体育场。在房子后面，长满野草的空地上，有一群半大孩子和已经成年的小伙子正在踢足球。再往远些，在空地对面，是一道高高的铁路路基，一列电气列车正轰隆轰隆地疾驰而过。

不知是谁把球踢过来，飞快地滚到谢尔盖的脚下。谢尔盖立刻用脚尖接住球，把它高高踢起来——放了个高脚。

在草坪上，人们惊奇地对看着，这时谢尔盖用头接住球，把它甩在地上，出人意外地把球直向球门带去。

踢球的人们起初愣住了，后来整个草坪忽然活跃起来：

“伙计们，谢廖什卡回来啦！”

“仙鹤从部队回来了！”

守方的球员急忙跑过去拦截谢尔盖，可是他加快了速度，轻巧地绕过了他们。球门里，守门员的白衬衫和黑脸庞闪了一下。谢尔盖边跑边射门。守门员拼命一跳，向前扑去，结果没有抱住球，而是抱住了向他飞跑过来的谢尔盖。他们紧抱着摔倒在草地上。

“谢廖沙！”守门员嘶哑地、高兴地喊了一声。

“斯拉夫卡！”谢尔盖呼哧呼哧喘着气叫着。

球进了球门。

他们就这样遇在一起了。他们三个人。

斯拉夫卡迅速地穿上裤子，现在三个朋友肩并肩走着，离开了草坪。

在他们身后，踢足球的人重新在草地上散开，球门里的空位子立刻由一个看球的人高兴地补上了。

他们并排走着，因为意外的重逢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只是斯拉夫卡忽然想起了什么，很快地跑回去，从一个看球的人手里接过一个网兜，又追上了两个朋友。

谢尔盖无意地看了看网兜，他的脸上立刻露出惊讶的表情。他抬起眼光，正碰上弗金的讥笑的、快乐的眼光。弗金在斯拉夫卡不知不觉中向谢尔盖使了个眼色，意思仿佛是说：“你还以为怎么的？我们这儿起了变化啦。”

在斯拉夫卡的网兜里，小孩用的奶瓶发出轻微响声。

在斯拉夫卡家门前的楼梯口，他们停下来，犹豫不决地踌躇了一会儿。

“按吧！”弗金说。

斯拉夫卡按了一下电铃。

给他们开门的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满脸怒气的妇女。她穿着印花布的、家常穿的连衣裙，漂亮的浅色头发随便地别在后脑勺上。从她背后房间的深处传来婴儿的刺耳的哭声。

“你跑哪儿去啦？”

对弗金她连瞧也没瞧。

“刚才，柳霞，排队来着，”斯拉夫卡急忙解释说。

“酸—酸牛奶没有，我买了点酸果汁。拿住瓶子……”说着把网兜递给她。

“他太老实啦，”弗金插嘴说。“你知道，他让所有年轻的母亲在自己前头买走了，后来他还把一位老大娘搀过街，喂了半天鸽子，帮人家逮住了一个流氓，还救起了一个掉在河里的少先队员……”

“说完了吧？”柳霞冷冷地打断他的话。“你兜里是什么？”

弗金的衣袋鼓鼓囊囊地令人怀疑。

“我们游逛来着，”弗金承认说。“柳霞，今天是个大喜日子。”

“什么大喜日子？”

“航海家雅克·拉佩鲁斯诞生一百七十五周年。”

“那又怎么？”柳霞说着突然愣住了，因为弗金说完刚才那句话就顺势把谢尔盖推到前面。“谢廖什卡……”

“嗯，”谢尔盖微微一笑。

“你从哪儿来的？你好！”

“我来的道儿可远了。你好，柳霞。”

“哎哟！”她忽然不好意思起来。“你们干吗站在这儿呀？快进屋里来吧，小伙子们……”

这是一个普通的、还没有布置好的、年轻新住户的房间，墙壁上光秃秃没有装饰，房间当中放着一张铺着干净台布的普通桌子，墙角里有一张小孩床。房间里没有柜子，没有镜子，也没有沙发，东西就那么放在窗台上、椅

子上、地板上——垫着报纸。衣服挂在墙上，上面用个布帘盖着。

“来吧，”弗金举起酒杯说。“来祝贺一下你复员吧？从现在起就该投入和平的劳动啦！”

“小点声，”柳霞生气地说，一面用眼睛向小床那边示意，这时我们才看到小床上有一个婴儿正在翻动着身体。

“祝你复员归来！”弗金小声说。

三个人一起干杯。

“有什么新闻？”谢尔盖问。

“全部新闻都在斯拉夫卡身上，”弗金说，“我们的斯拉夫卡当了爸爸，成了有家的人和有房子的人。对吧，斯拉夫卡？”

“对，”斯拉夫卡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你看，这不是分配到了一间房子。”

“小日子过起来啦？”谢尔盖微微一笑，问道。

“过起来啦，”他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

“一头扎到小日子里啦！”弗金做出吃惊的样子说。

“你看他墙灯座、落地灯全都置办起来啦！这会儿你怎么也拉不住他了。”

“看着眼热啦，”柳霞说。

“干吗不眼热呢？”弗金说。“我们这些年轻的单身汉看着别人的幸福家庭怎么能不眼热呢？”

“那你们也赶快成家呀，”柳霞凑趣地说。

她抱着小孩走近桌子。

“看我们这个作品怎么样？”斯拉夫卡问。

“不坏，”谢尔盖称赞说。

“我们可卖力气来着，”斯拉夫卡自豪地说。

“斯拉瓦！”柳霞难为情地说。

“叫什么名儿？”谢尔盖问。

“沃洛加，”柳霞说。

“符拉吉米尔·斯坦尼斯拉伏维奇，”斯拉夫卡补充说。

“斯坦尼斯拉伏维奇，”弗金讥讽地重复着。

“是啊，”谢尔盖说。“妈妈可是变了样儿了。”

“怎么，变好了，还是变坏了？”柳霞问。

“嗯……怎么说呢……长成大人了，”谢尔盖说。

“老了！”柳霞说。

“小心些，老太婆，”弗金笑嘻嘻地说。

“跟上他没法不老，”柳霞气呼呼地说。“家务事他一点都不管。”

“白吃饭的，”斯拉夫卡叹了一口气说。

“多大了？”谢尔盖问。

“九个月。”

“零八天，”斯拉夫卡补充说。

“一代新人在成长！”谢尔盖晃了晃脑袋说。

“可我们，谢廖沙，一天天地老了！”弗金说着举起